

失长落篇的小上 说帝

刀光剑影，灯红酒绿，
一幅

色彩斑驳的历史画卷。

使离间计，

同室操戈。

沉溺女色，暗杀统帅，

献苏城，

三万太平军全复灭，

一首

悒人心魄的历史悲歌。

薛尔康



薛尔康

失
长
落
篇
的
小
上
说
帝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陆震伟

失落的上帝

薛 尔 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9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3,900册

ISBN7-5321-0101-0/I·71 定价：3.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选材角度独特的长篇历史小说。

1863年深秋，亦即太平天国建朝第十三年，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伙同雇佣的戈登“常胜军”，围攻省城苏州。苏城的太平军统帅慕王谭绍光，在驻守无锡附近马塘桥的忠王李秀成所率太平军的策应下，指挥全城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城池。李鸿章见久攻不克，又玩弄招安阴谋。祸起萧墙，守城副统帅郜永宽等人对朝纲紊乱的天国前途丧失信心，遂与李鸿章暗中勾结，杀害了谭绍光，献出苏州城。但梦想做清朝命官的郜永宽等人却落得腰斩的下场，三万名在上帝召唤下反抗清廷的太平军将士亦惨遭杀害，苏城淹没在血海之中。太平天国已濒临灭亡，上帝的光环终于黯然失色。

作品寓意深刻，结构严谨，文笔洗练，写景、状物、叙事自成一格，所刻划的谭绍光、郜永宽、汪安钧、李鸿章、戈登等主要人物形象均有特色。小说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俱佳，堪称同类题材中的力作。

第一章

女娲氏修补好的天穹又塌了。穹顶在尖利的啸音中坼裂崩落，在灾难深重的人间发出地动山摇的震响。似乎是世界末日到来了，天与地重新回到神创世纪之前的年代，一片混沌黑暗……

子夜时分，姑苏城内的幽弄水巷还是万籁俱寂，倦怠的城池沉在水汪汪的梦底，唯有微澜有节律地拍击石驳岸，以及陆续从临水楼阁中传出老鼠撕咬争斗的叫唤。或许，这就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顷刻间，几十万男女老少同时被震醒过来，噤声无言，瑟缩在被衾里。连扰醒了的孩子也不敢哭泣。他们全呆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相信这就是战争。

城池在颤动。城池在沉陷。居住在远东的中国老百姓尚未领略过如此超越想象的战争。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达到全盛时期的工业繁荣，借中国古老坚固的城墙来小试一下它的锋芒了。

.....

姑苏城一宵的心惊肉跳。

娄门外激战了一宵。

火光透过家家户户木窗棂上的鱼鳞片，镀亮黑暗中惶惑的面孔。轰隆的巨响分明是从东面传来的，人们开始明白确确实实是在交战。每当有重型榴霰弹和莫尔松穿甲弹炸开之时，城内鳞次栉比的黑瓦瓴顶上瓦片被掀得直立，尔后又“刷”地倒伏下来；陈年灰土从屋顶簌簌地落下，迫使那些愁云绕肠的人们把脸埋到被窝中去，胆战心惊一阵。唉，姑苏城和全城百姓的命运，今宵很可能就由西洋大炮来决定了。

娄门外的开阔地上，耀眼的火箭和炽热的白炮弹交织起一张巨大的火网，悬在夜空中，蔚为壮观，把太平军的阵地照耀得如同白昼。先是交叉密布的十字竹签、木桩，接着是数丈阔的水濠，两道水濠后有坚固的石垒长城。硝烟在腾扑翻卷，雾障中闪动着天兵矫捷的身影，许多人呛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用重抬枪、滑膛枪和来福枪射出无数子弹，英勇抵拒，寸土不让。前沿围桩的土丘下，死亡枕藉，横七竖八躺满常胜军主力部华洋兵弁的尸体。可是，在英语口令和嘹亮号角的鼓动下，欧洲军官带领冲锋队继续无畏地向太平军阵地纵深突袭。他们又一次被无情地驱逐出去，在狼狈的撤退中，他们连瞧见火光投在地上的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军官们终于明白无法使他们的士卒进行另一次攻击，唯一办法只有用大炮把敌方轰出阵地。于是，炮轰持续到破晓时分，闹得城中营衙各馆和居住在深巷幽弄的外小^①心惊肉跳了一夜。

① 太平军城中的居民被称为外小。

清晨，薄雾挟带着琉璃味儿静静地在大街小巷流漾。窄得可怜的河道，流水依旧清清，在相对相衔的小码头下回旋。倒是一夜秋凉，使那些丛生在沿河石罅缝中的藤蔓更憔悴了一些。有几扇通往石码头的后门开了，家主人在码头上左顾右盼，也没瞧出异样，土婆鱼照常沿着河岸摇头晃尾游着。于是沿街的门户相继咿咿呀呀地拉开，街上是出奇的宁谧，碎石路上露水淋漓，那些做生意的，想上街买点儿什么东西的，或是去局子里领圣粮的，都放心跨出门槛，去赶朝市。

观前街的市面，反比以往热闹了。熬了一夜的外小熬不住要到此地探听消息。沿街店面挨着店面，洋布行、蜡烛铺、茶叶号、酒坊、药铺，还有不住间杂其中的面馆、汤包馆、馄饨糕团店，门首一律悬着太平天国苏福省颁发的商凭，店伙堂倌在门前招徕过往行人。背着鱼篓挑着担儿的行贩小商则朝玄妙观汇拢去，半途就被人截住，讨价还价地作买卖。还有到苏州来做丝茶生意的洋人，在通司带领下徜徉街头，趑入黄天源、松鹤楼一类名店品尝江南风味早点。

出现了女营的骑队，年轻姑娘们头佩饰物，一身红袄，从街上威风凛凛地踢踏而过。接着，就有两广老兵成群结队从巷陌间串到观前街来，穿着鲜艳华丽，腰间挂着五色纱绦，满街的男女全都笑逐颜开。长毛兄弟开到大街庆贺胜利来了，这表明昨夜的鏖战以洋鬼子的失败告终。

外小们正在挤挤攒攒看热闹，只听传来一阵铜锣声，人群纷纷闪开，两名头裹花布的太平军战士肩扛大锣已从太监弄走上观前街。一边吆喝，一边鸣锣开道，操两湖口音，是纳王营中的伍卒。两尺阔的裤管一路生风，窄袖短衫显出犷悍勇

武。不过，短衫很不合身。太平军喜穿红绿绸布衣服，进入苏州丝绸之乡后，把搜罗来的女服改制一番穿在身上，裤子也照改，这两名三江两湖兄弟便是将女人裤子剪开裤裆，裤管缝成竹筒小袖，还落得用裤腰上的花布裹头。

大锣一路响来，朝市上的男女一路分两边闪开。大锣后跟随着头戴黄兜的城心局乡官，凡见空余墙面，乡官就吩咐手下打差的张贴告示。

四边盘龙的黄纸贴到墙上，一手绝顶漂亮的楷体不知出自城中那位儒生的手笔。告示上压着一方一尺长半尺宽的龙凤大印，从印文明白，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纳王郅永宽颁发的黄榜。

……妖军围困省城，已有半载，众兄弟众志成城，遂使省城固若金汤。不料有人暗通妖兵，谋为不轨，幸有本殿察知逆谋，此乃天父神示使然。天父皇上帝恩诏天条十款，天王陛下颁有禁律，凡反革通妖者一概处点天灯极刑。遵圣上诏示，于今日辰时在玄妙观对变革妖人执点天灯大刑……

往年天京织造总制吴长松勾结妖兵；朱九妹私藏红粉^①，欲害东王；周锡能首谋变革；陈先进、张内等七十余人通妖内应，皆经天父指示，先后破获，五马分尸。我朝受天父天兄恩怜庇护，值此省城垂际之际，凡尔弟妹，宜各安心，毋蹈匪僻，共受天恩，即可扫荡妖氛，重振江山，

① 红粉即火药。

无灾无难，万古太平。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

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纳王告示上墙后，朝市上的男女扰扰攘攘，拔脚朝玄妙观奔去。早在半年前，慕王谭绍光匆匆处决了阴谋叛变的白头团练头子徐少遽，很多人未能见识到点天灯大刑而懊恼。太平军军纪严明，刑罚苛重，活罪有反弓、跪坐、杖臀、鞭背、立木架等，死刑有天灯、分尸、剥皮、铁杵、顶车，其中数点天灯为最，也最独特。苏州为江南繁华名区，商贾充盈，货财饶裕，三年多前，太平军克苏州后，有人借打先锋^①之便拥众出城，下乡淫掠，忠王李秀成为整饬军纪严肃号令，处决了几批将士，结果四乡镇定，村女们都调朱傅粉，化妆得标标致致在村口迎送出城打仗的太平军兄弟。这帮骚扰黎民的罪犯是轮不上用点天灯大刑的。自从半年前，太平天国苏福省省城沦入李鸿章淮军和戈登常胜军的围困，军纪已顾不上整治，反草变妖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早先忠王招抚过来的地主白头团练相继阴谋发动叛变，袭取苏州，先后处决了一千多人，所用刑罚也不过是斩首、分尸。今日首次动用点天灯极刑，定是处决军中要犯，城中居民憋不住要去开开眼界。一哄而起的人们将贩夫行卒的篾篮担子挤翻，蔬菜货物泼了一地，街市上乱起一片惊呼啼号之声。

街上的男女拥入玄妙观的东西脚门，在两旁庑廊前密密

^① 太平军小股外出作战，搜抄地主富户家的钱粮财物，称打先锋。

层层的伫立，焦灼而又好奇地等待点天灯的要犯从甬道上推进来。

甬道静卧在山门与三清殿之间。大殿重檐复宇巍峨庄重，殿内三尊道教始祖的偶像与各处梵宇琳宫文庙祠堂中的死妖一样，不是被火烧就是抛入河道。香炉、烛台、钟磬等物也全送往铜炮衙制造大炮，偌大的玄妙观成为纳王的一座兵营。三清殿前的石砌露台上置着两张太师椅，朝南和东西两侧通往露台的雕石踏跺上牌刀手林立，气氛森严。广场中央，矗起一副铁架，顶端的铁环上扣有一条铁链，附近安放着一大油桶、麻片、白布一类什物。

三清殿后面的弥罗宝阁，原已阁叠三层，十分高峻，现在高峻的屋顶上又搭建起望妖台。登台四望，城外十余里的动静皆在眼底。每当城外发生战事，望妖台就把消息递到报恩寺，寺内北寺塔便用五色旗帜调动兵马，指示进军方向。这会儿，望妖台上一位担任瞭望的两司马^①遥见观前街尽头尘土飞扬，旌旗隐约，一支人马在仪卫的簇拥下驰过了醋坊桥。他吹响了报信的长号。

玄妙观东西脚门下典乐衙的乐工们开始吹打弹奏，箫、笛、笙、钟、铙、钹、锣、鼓以及蛇形喇叭、管风琴，一齐震响，鼓乐喧天。大街东头，先是开进净街的纳王府卫队，少顷，一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斩曲留直顶天扶朝纲慕王谭和一样大小的纳王旗赫然入目。沿途的人不是回避便是就地长跪，两位太平王在参护的仪从下，驰骋而过，骏马上的双串铃一路

^① 太平军下级军官，辖二十五人。

播下铿锵的音响。两位王在玄妙观山门前下马，通过甬道，大步流星踏上三清殿前的踏垛。

慕王谭绍光中等个儿，赤面有须，体魄彪壮，极象《三国演义》中关云长与张翼德混成的人物。省城被围半年以来，尽管宵衣旰食，历尽辛劳，但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倾泄着隐藏在体内的无穷活力，显得神气十足，豪迈勇悍。奇怪的是，他的目光有时候异常凶猛，忽而又变得很为温厚，叫人捉摸不透，给你性情乖张的感觉。慕王头裹黄绸，额上箍有一道帽饰，帽花上镌有锯千岁字样。因为是木匠出身，天王特赐这一封号。他上身赤裸，袒着坚猛似铁的肌肉疙瘩。那肌肉还真给人以铁的感觉，被硝烟和血熏得黧黑，闪出金属的光泽。他光着大脚丫登上露台，一件黄绸绣龙袍缠在腰间。昨夜，他赤膊跳足，率领两广老兵在娄门外与戈登奋战到天亮，把凶猛的常胜军驱逐出阵地。刚进娄门，就被纳王郅永宽请到这里主持点天灯大刑。

慕王坐到太师椅上，左右环顾一下露台。苏福省建成后，开科取人，文才招揽了不少，武士却寥若晨星。这片露台曾是考武举人的场所。主考大人谭绍光在——考过十八般武艺之后，加试西洋枪法，把大多数武林好汉给考倒了。最后一道考题是把一头力大无比的大牯牛牵上露台，谁拉掣牛尾倒曳十步，方可榜上有名。没有人能倒曳走满五步，那些武士纷纷名落孙山。主考大人瞧着暗下脸，只有亲自一试了。他先练一套拳术松松筋骨，然后浑身发力，拉着大牯牛的尾巴足足倒退三十步，一直将牛曳下东面的踏垛方才撒手，震慑全场，威名远播。目睹当时情景的还有到太平军辖区采访的外国记者，

回到上海迫不及待发表抢手的好新闻，称他为东方的参孙^①，把那些在晚会上悠闲地读报的贵妇淑女吓得惊叫起来。记者中另有一位《中国之友报》主编塔朗脱，对这类东方异闻并不看重，倒是谭绍光的其余方面感兴趣。在进行深入采访和考察之后，他发现这位苦力王爷常爱谈论欧洲的政治和发明，以虔诚的宗教情绪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不愧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但他的行为又有些残暴无情。于是塔朗脱在一篇综述中把他喻作圣经中以色列的历史巨人——大卫。这些都是一年多前的事了，此刻重临旧地，慕王不由缅怀往事。

慕王将一只脚抬起踏到太师椅上，尚不舒服，干脆把一双泥足盘到椅子上。坐在旁边的纳王郜永宽斜睨他一眼，似乎在埋怨把他的身份也丢了。纳王衣冠端正，正襟危坐，凛然有王者风度。他长得广额深目，两道机敏的目光、一张轮廓清晰的长方面孔透出骁勇和智慧之气，不愧也是战场上的一员大将。慕纳二王同是忠王的心腹爱将，自小从戎，由忠王教练长大，十多年南北辗转，屡建战功，进爵封王，成为忠王的左右臂膀。太平军守城从来是守险不守陴，在苏州陷入重围之后，忠王率领一万八千名精锐部队出阊门，屯扎在无锡与苏州之间马塘桥，欲从外制，互为呼应，以图保省城。忠王离城之前，将全城军务民务交由慕王掌管，谭绍光成为苏福省省府的首席长官。在这种场面如此不拘小节，等同市井小民，使郜永宽感到浑身不舒服。

① 圣经中的大力士，能撕裂一头对他吼叫的狮子。

慕王毫不介意，反而仰倒在椅背上舒舒筋骨，他确也有点累了，问道：“永宽，马上处决的是你手下哪位兄弟？”

纳王向侍立在一旁的纳殿刑部尚书略一示意，纳殿刑部高声喝道：

“带变草妖人！”

两名牌刀手从东侧天后殿中挟出一个面如死灰，五花大绑的汉子，拖至甬道，把他揪倒在露台朝南踏垛下，揪住长发，将他的头昂起来。

慕王一惊。他不相信这就是他看到的那个人，凑前再瞧，两道凶悍如剑的目光渐渐黯淡。慕王认出这是纳王身旁的参护头目，左指使王达。每次纳王外出，少不了由他护卫在屁股后面，竟也成了叛逆，不由微微摇头。危难之际，人心难测啊！

“王达，谁唆使你暗通妖兵的？”慕王厉声问道。

王达两眼圆睁，面目可怖，睨视着慕王不作声。

“狗崽子，你知罪吗？”

王达苦着脸，双目潸然泪下，还是不作声。慕王心想，天条无情，你后悔已迟了。

郅永宽脸色铁青地瞥视着昔日的心腹，喝一声：“牌刀手，执点天灯大刑。”

两个牌刀手将王达拖到铁架下。王达傲立在那根铁链下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惹怒了慕王。“给我扭断他的脖子！”他叫道，立即有一位牌刀手抽出腰刀，用刀背往王达的后颈项砍去。王达的脑袋耷拉下来。

一名伍长带着几名伍卒从大油缸中取出许多浸透油脂的纸张麻皮，涂到王达身上。那些纸张都是天朝禁止传读的孔

孟诸子百家的妖书，有大隋刊刻的版本，也有城中名士文人珍藏的宋明善本。王达遍体上下粘满纸张麻皮之后，就被整匹的白布从颈项开始，层层缠绕，严严实实一直裹至脚踝，在铁架上凌空倒植起来。之后，那位伍长在他脚底心上堆上松脂白蜡，用引火棍点燃。

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发出刺鼻的皮肉的焦臭味和哗哗剥剥的爆裂声。火焰自上而下缓缓蔓延。通常，火焰燎灼脚底之时，受刑者便嚎叫狂呼，惨不可闻，烧到胫部就咽气，再强壮的汉子也不过烧到小腹即死。可王达默不作声，象一把巨烛似的任凭火焰刺戮吞噬，以至四下遥遥围观的人们不知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观刑的人群一开始纷纷扰扰地挤攒耸动，到点火时全都屏声敛气，悚惧万分，张开的嘴巴合不拢。血开始从受刑者七窍中流淌出来，说明心已迸裂，气已断绝。烈火还在爆裂窜动，直至油脂燃尽，尸体烧成一根炭木，才从铁架上放下，被伍卒们用裹尸布卷起，抬到玄妙观后院就地掩埋。

三清殿下，人们再次聒噪骚动起来。

这时，纳王从太师椅上起身，向聚集在广场上的军民大声喊道：“肃静！肃静！各位兄弟姊妹，恭聆慕王殿下讲道理①！”

今天由慕王亲自演讲天情，劝谕军民，气氛显得特别庄严。慕王连忙从椅子上放下双脚，解开缠在腰间的长袍，站在他身后的慕殿前一军军帅吉四立即递过一双五色厚底绣花鞋。慕王穿戴整齐后伫立着，满脸是虔敬肃穆的表情：

① 太平军行刑、征粮、募兵、行军等都要宣传教义，鼓动群众，称讲道理。

“……天父上主皇上帝遣我天兵天将下到凡间，一个当十，十个当百，百个当千，千个当万，万万千千，杀尽妖魔……”

慕王仰首对天诵读祈祷文，听讲的群众随声朗读。读毕，东西脚门外的典乐用风琴弹起前奏，随之所有的乐器一齐演奏庄严神圣的乐曲。露台上下所有的将士扈从以及广场上的全体外小肃立唱赞美诗：

赞美皇上帝为天圣父，
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
赞美圣神风为圣灵，
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

乐声打住，仪式完毕，慕王坐下开讲道理。

“省城受困，被妖魔侵害已久，此是天父磨练我们，兄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顶天之人，更出了王达这种变草妖人，天父老亲爷爷能不光火吗？万事皆由天父排定，你等都要练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切不可反草变妖逃走。天父曾说：任你三更逃黑夜，难逃天父眼睁睁。王达这种下贱货色，放着天福不享，自寻死路，你等当引为警戒。你等既对天父作过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省城虽受妖魔侵害，但众兄弟切不要慌。李大妖头有洋鬼打头阵，我也有洋将助战，李大妖头有火器之利，我也有洋枪洋炮抵拒。我们自有天父看顾，妖军再猖狂，也搬不走城墙上一块砖头。昨夜戈登洋枪队被我杀得丢下上百条尸体逃命，便是老亲爷爷大显才能。省城财物充裕，城墙雄伟，城内有四

万多战守可恃的天兵，几十万外小，城外有忠王大军呼应，无锡、常州由潮王、护王把守着，苏福省丢不了，省城丢不了。眼下，天国形势日蹙，全军将士切不能再违拗天意，惹天父迁怒、降难于我们。天父乃天下凡间大共之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皇上帝的话，句句都是练净的，句句要听，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一众兄弟姊妹和睦一心，奋勇杀妖，定能感化皇上帝赐福降妖，化险为夷。本藩向全城百姓发誓，只要我锯千岁在，你们就不会受妖兵的蹂躏糟塌，我们今日舍生忘死，同保江山，来日有衣有食，同享天下太平。妖兵洋鬼作怪，定难逃天父老亲爷爷权能，待我指日剿除，向合城军民再申好音。”

不待慕王话音落地，三清殿前燃响几十串鞭炮，广场上密密匝匝的听众情绪激越，纷纷就地跪下，向慕王致敬谢恩。

突然，从西南方向传来一阵隐约的炮声，慕王和纳王警觉地对视了片刻。那里是纳王的防地，不知发生了什么战事。这时，那位两司马从弥罗宝阁上的望妖台疾奔而下，气喘咻咻向两位太平王跪报：

“小人跪在殿前，慕王纳王千岁千岁千千岁，盘门外小道有洋鬼火龙炮舰袭扰，水师兄弟四散奔逃，两艘八桨炮艇已被炸沉。”

“永宽，省城防务受累于火龙炮舰，你速去盘门巡视，稳定军心。凭我以往之经验，最好用火箭筒对付它。”

“唉，绍光兄，火舟上所置 32 磅线膛大炮着实厉害，加之来去迅捷，如入无人之境，什么办法都对付不了它哩。我看，还是退避三舍，关上水门得了。”

慕王沉吟了片刻：“永宽，我俩一同上盘门去一趟。”

慕殿和纳殿参护将两位太平王的战马牵到露台下等候，两位王步下饰有青石雕栏的踏垛，踩着金镫跃上马背，被旗帜仪卫前呼后拥出了山门。东西脚门的吹鼓手奏起送行礼乐。这是一段欢乐的锣鼓曲谱，间有长号呜呜吹响，喧闹热烈。

盘门位于苏州西南隅，初名蟠门，当年吴王阖闾在门上刻蟠龙，以示镇压越国，后因水陆萦回曲折，故称盘门。盘门水陆两门并列，能攻易守，十分坚固。两道陆门间有瓮城，敌人一旦被诱进这道城垣，宛如瓮中之鳖。水门套城全用花岗岩石构筑，是沟通西南城内外唯一的水路通道。慕王偕同纳王策马从绞关漫道直抵城墙上顶，绕过将台，登上一座飞檐翘角的雄伟城楼，眺望城外景象。

大运河在城下由北而南，折向东行，与由水城门而出的盘门河汇合成宽阔的水面，由此向东不远又分为两支，一支傍城而过，一支斜向西南，通向 60 里外忠王扎营的马塘桥。盘门沿河两岸设有太平军的营栅炮台，由纳王手下的三江两湖兄弟把守着。

运河上正发生一场不忍目睹的水战，往日在战场上，奋不顾身杀妖的太平军战士仓惶奔逃，四散丧命。常胜军的“海生”轮在美国船长大卫生的指挥下，恣意往来，将炮弹倾泻到两岸的太平军营地。这艘英国制造的小型铁甲明轮汽船，船首转动月台上，装有一门 32 磅重榴弹炮，船尾装有一门 12 磅重榴弹炮，沿着六英尺高的舷墙，装置着穿有枪眼的防护板，普鲁士来复枪和英国恩非德兵工厂制造的新式步枪从枪眼中